

# 永懷王叔銘將軍

● 梅汝琅（旅美作家）

## 高齡仙逝悼念殊深

空軍一級上將，治軍剛毅嚴明，作戰勇猛果敢，人稱「王老虎」的王叔銘將軍，以九五高齡，於一九九八年十月廿八日辭世。當時，我在美京華府驟聞噩耗，哀痛萬分，不禁泫然。

當時我原擬寫篇悼念文章略表寸衷，卻因內子重病在家休養，心情極不安寧，執筆數次，終不能成篇而作罷。時間忽忽兩年，近讀中外雜誌二〇〇〇年九月號四〇三期，載有徐華江撰名人王叔銘小傳，又引起我對老將軍的感懷之情。爰探我服務空軍通信卅七載，於王叔銘卓越領導下，親身所受耳提面命、鼓勵關懷、提拔愛護、恩威並濟之情，就記憶所及，綴成一

文，表達我對他的感和哀思。

## 初次追隨奉派受訓

我於一九三四年投效空軍隸屬於駐地南昌的轟炸第二隊，隊長就是王叔銘，初任電信員，負責維護檢修飛機無線電，到差後即由王隊長派至空軍教導總隊，接受意大利顧問的航空無線電專業訓練三個月，增進學術技能，獲益不少，旋即隨同第二隊赴杭州航空學校接收諾斯羅浦新型輕轟炸機，在航校白俄顧問包可羅夫指導下，裝設全隊卅架新機無線電，工作訓練三個月，天天忙碌不休，幸能達成任務，王叔銘深感滿意，給予鼓勵和嘉許。

## 西安事變全國震驚

一九三六年九月，王叔銘由意大利考

察航空專業返國，第二隊派我去上海迎接他載譽歸來，同批返國的還有空軍英雄高志航及文士龍。他返國後至南京謁見委員長蔣中正，遂即奉調為洛陽航空分校主任兼空軍總站長。不久，我亦調洛陽總站任股長，負責通信情報和機場電器照明業務。

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蔣中正委員長被扣，全國震驚，是日，我輪值總站值星官總攬一切事務，晝夜廿四小時，不眠不休，等候各種消息，機場車水馬龍辦公室幾部電話，整日響個不停，大小事務應接不暇。王叔銘更是日夜辛勞，十分擔心領袖安全，指示我嚴密注意情報通信、防務、機場照明、夜航諸事項，我兢兢業業，十分小心，幸好十二月廿五日蔣中正委員長脫險，由空軍飛行員徐煥昇（後任空軍

總司令)駕駛一架銀灰色福特式專機赴西安迎接，於當日黃昏時刻降落洛陽機場，王叔銘第一個趕到機場，立即扶持蔣夫人及蔣中正下機親自駕汽車前往洛陽陸軍官校，伴隨的張學良懾手懾足，很不自在的坐在前座王叔銘右側。

### 命我飛漢任務秘密

抗戰開始不久，洛陽航空分校內遷廣西柳州，我也隨調航校教官，一月後，王叔銘奉派隨楊杰將軍赴俄接洽俄援飛機及俄國志願隊來華助戰事宜，任務達成後返回柳州航空分校，仍任主任。一九三八年五月，他命我搭乘民航飛機赴漢口航委會報到，旋即派赴浙江麗水，負責建立對空定向無線電台。但事先卻未告知，同時來漢口報到的，有周洪濤、李成源、姚樂、張丹等四人，各人負責建立一所定向電台，分別設在漢口、南昌、衢州、麗水、溫州等五地，規定我們工作人員，一律身著便服，不得暴露空軍軍人身分，任務絕對保密。我們五人奉命後，立即趕赴目的地佈建完成。

五月廿晚，空軍第八大隊正副大隊長徐煥昇、佟彥博各駕馬丁式重轟炸機，由

漢口起飛，經南昌、衢州、麗水、溫州上空，利用新設的無線電定向導航飛赴東京，投擲宣傳紙彈，任務完成安返漢口，隨機通信員為陳光斗、吳積沖，至此我們才知道自己的秘密任務，原來為此。

### 建設昆明情報通信

一九四一年，航校前美籍顧問陳納德，在美國組織飛虎志願隊，來華助戰預定基地設在昆明，事先向我方提出一項重要請求，要我方先把昆明通信情報網建立起來，飛機才能進駐。當時，我在航委會主管通信，周至柔主任派我去昆明負責建網任務，且要在最短期內架設若干部必需的無線電台及有線電話，工作艱巨而又急迫。

而王叔銘當時正駐昆明，任第五路司令兼空軍官校教育長，大力支持我的工作，而且督促極嚴。在人員調度、器材運補、交通經費等方面，幾乎有求必應。並命我每天向他做工作簡報，經過三個多月的群策群力，昆明區情報通信網大體完成，美國志願隊大批戰鬥機陸續進駐昆明，我

空軍兵力，由劣勢轉為優勢，有一次防空總監黃鎮球來昆明視察，王叔銘特別介紹

我前往晉見，備受嘉許和鼓勵。

### 成全我赴英習雷達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五日，抗戰勝利復員開始。不過，在抗戰後期，雷達比原子彈先發明，英、美、日諸國使用雷達，增進作戰能力，甚收宏效，我國科技落後缺乏此項新技術，更乏人材，而那時美空軍對雷達技術仍在保密階段，不肯訓練我國雷達人員，我政府乃轉向英國交涉，經其同意，但經費要我國供應。雷達訓練方案確定後，即準備考選大專理工畢業人員廿五名赴英受訓，由教育部派遣浙江大學理學院長胡剛復任領隊，副領隊則由人事處長羅機簽派，派我擔任，同時參加受訓，但主任周至柔不同意，謂通信復員工作，尚未辦完，不能更換新人。經人事處再簽報，由副主任王叔銘從中極力遊說，始獲批准，這是我服務空軍通信事業一大轉機，王叔銘對我關懷和愛護，使我衷心銘感。

### 堂兄投共險被牽連

一九五六年，我在空軍戰術管制聯隊副聯隊長任內，奉派赴美接受空軍高級電

子官訓練，半年後返國，必須重新派職，因係將級人事，簽派公文由空軍總部層轉總統核定，我在家候派，閒呆了三個月未有結果，事有蹊蹺，乃到空總人事署詢問署長陳有維，陳署長守口如瓶，吞吞吐吐囑我耐心在家等候。有一天總司令陳嘉尚要我到辦公室談話，到達後，他用毛筆在玻璃板上寫了「梅汝璈」三個字，問我認不認識此人，我乃立即恍然大悟，才知道

職務遲遲未發表，癥結在此，我乃實話實說，梅汝璈係我堂兄，原任駐東京處理戰犯的國際法庭大法官，任滿後由政府發表為司法行政部長，未就職就逕去北京投共。但我和他從未有任何連絡，我服務空軍，忠貞不渝，家世思想政治部都有案可查。

陳嘉尚對我說：「你的名字和梅汝璈有兩個半相同，你的派職令呈到蔣總統，總統批示『該員與梅汝璈有何關係』，於是暗中調查了三個多月，查不出個名堂。」

「陳嘉尚向我詢問明白以後，立即轉報國防部參謀總長王叔銘，他知道是名字的誤會，並了解我的忠貞，很快面報老總統，立即獲得批可，令我官還原職，回任戰術管制副聯隊長。」

第二天我隨陳嘉尚總司令，飛赴岡山通信學校視察，途中承他告訴我以上經過，並說：「這次你可說是打了一支防疫針。」

當年在台灣，白色恐怖，人人談共色變，大凡和大陸家人或親友通過信的，只要沾上一點瓜葛，蒙冤受刑處死的，不知凡幾。

我這件案子，幸蒙老長官王叔銘嚴辨是非，擔負重任，為我向老總統澄清，否則後果實不堪設想。

事隔四十餘年，今日思之，猶不寒而慄，更使我對王叔銘的關懷厚愛，感激莫名。

### 金門炮戰破格晉升

我服務戰術管制聯隊先後六年（中間赴美受訓半年）主管雷達通信負責管制防空及飛機出擊。

六年來對於雷達通信機的換裝、架設、調配、運用及人員訓練、選拔，確實付出了極大的心血，國防部俞大維部長非常重視這個部隊，他每次出巡視察，都命我陪同，深獲其信任。

一九五八年「八二三」金門炮戰，持

續了幾個月，由於我空軍飛行健兒，戰技優良、雷達通信、管制指揮，配合得宜，先後擊落共機數十架，使台澎金馬安然無恙，是年年終考績，論功行賞，我被列為晉升少將末名。在戰管聯隊我職輕責重，沒有機會時間進指參學校或國防大學深造，限於人事資格條例，本不能晉升少將，但卻升了。

經事後知悉，係王叔銘總長交辦，酬勞功勳，特別保舉，經人事評判會審查，過關，最後呈報總統核准，使我成了空軍副聯隊長升少將最早的一人。

此後，我遞升至國防部通信局長，因為沒有受過聯合參謀教育，係情形特殊的任命案，不合人事任用資格，故在通信局三年，編階中將，卻未獲晉升，我則處之泰然，人生如夢，功名利祿，一如浮雲。

一九六九年限齡退役，轉任交通部技監，一九七〇年辭職來美，彼時王叔銘在聯合國，任中國軍事代表團長，我時往請益，面聆教誨，獲益良多。聯合國排我納共後，王老將軍回國，又任駐約旦大使、總統府戰略顧問等職，仍很活躍。不料遽而病逝。而我對他的感念之情，與日俱增，思之傷感不已。